

▼在2020年上半年倒閉的港資玩具廠泛達玩具

▼倒閉的泛達玩具廠的辦公室裏，日曆還停留在3月份

▼泛達玩具傳出倒閉不久，記者到訪泛達玩具生產車間，儀器設備都已經被搬空大半



# 禍不單行無可奈何結業潮

## 【前言】

對珠三角2萬多家港企而言，2020年是在刀鋒行走的一年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，打亂了全球貿易秩序。海外市場，原是港企引以為豪的優勢，在2020年卻變成了刺向自己的劍。大公報記者實地走訪了10多家來自電子、金屬、服裝、玩具等行業的港企，感受港商這一年來的生死悲歡。他們有的在貿易戰和疫情雙重夾擊下被迫結業，有的則經歷了歷練的淬火百煉成鋼。面對後疫情時代，幾乎所有受訪的港商都同意這個觀點，要活下去只有一條出路——轉型。

原東莞銀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廠房門前，已經換了招牌，臨時掛上了一家內地玩具廠的名字。「雖然不捨得離開，但實在沒能力再支撐。」61歲的港商廖麗芬聲音低沉地說。她和先生二人在東莞投資設廠逾30年。中美貿易摩擦期間，已經承受了大批訂單流失。最終通過把將貨品轉移到印度出口美國，才勉力熬過難關。今年疫情之下，手握工廠五成訂單的大客戶突然退訂，讓她再也無力招架。深思熟慮之下，廖麗芬在4月決定將工廠結業，把生產設備散給跟隨自己多年的老夥計。

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（文、圖）

2020年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對外貿易出口企業帶來巨大衝擊。尤其對於印刷、紙品、材料等傳統產業的港企而言，疫情更是放大了結構性的困境，甚至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在被港商稱為「失去的上半年」中，珠三角已經陸續有中編印務、興年印刷、泛達玩具、銀江新材料等港企宣告結業。港商分析稱，疫情和貿易戰雙重夾擊、轉型困難、二代接班問題成為這些港企倒下的主因。

### 訂單臨時取消 資金鏈斷裂

「做廠將近40年，最難是今年了！」香港京兆五金製品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黎兆深告訴記者，這兩三年來，港商受多面夾擊，在夾縫中艱苦經營。「中美貿易戰，光是因為加徵的稅費如何埋單，美國客戶也讓我們扯皮扯了很久。」他嘆氣道，貿易戰之後，香港社會接連出現暴力事件，導致外國採購商減少前往香港採購。「俗話說：禍不單行，算上疫情已經是『第三行』了。」

重重困難之下，另一家東莞大型玩具製造商泛達玩具也撐不住了。在這家擁有28年歷史的港企，是當地打工仔眼裏當之無愧的「大廠」，廠房佔地3.5萬平方米，結業前公開資料顯示的員工有1200多人。記者來到泛達玩具，發現車間的機器已經被搬空了大半，顯得空空落落。旁邊財務室裏，資料、收據被散亂扔到地上。貼着麥當勞、孩之寶標識的玩具樣品用麻布袋裝着，被遺棄在角落。

「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，公司這幾年經營壓力越來越大。」泛達一位管理層職工告訴記者，今年疫情導致公司歐美大訂單取消，新接的訂單也是杯水車薪。香港貿發局第四季度出口指數顯示，62.9%受訪香港出口商擔心貿易摩擦會損害其出口業務。有泛達員工表示：「老闆要拿單去銀行貸款，由於沒有訂單，無法向銀行貸款，資金鏈就斷了。」

訂單推遲導致的資金鏈緊張，是疫情期間港企難以繞過的難題。今年10月，一項針對珠三角港資企業前三季度的調查顯示，約有48.94%的受訪企業表示，目前資金

僅能夠支撐3個月以內；有七成表示營收少於去年，有接近15%的企業處於虧損狀態。

「受此次疫情最大影響是長期依賴出口，特別是過度集中在歐美幾個大客戶身上的港企。」香港工業總會國內事務委員會主席施金城認為，這部分受衝擊最大的企業平時忽視拓展內地市場，長期從事代工業務，工序簡單。同時，也與近年來成本上漲、行業生存環境持續惡化有關。「這次疫情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」

記者在人民法院公告網翻閱破產公告，一個個紅色名字觸目驚心。由於未有機構統計2020年倒閉的港企數量，記者僅從公開資料整理發現，疫情期間結業的珠三角港企至少有6家。此外，一家印刷包裝媒體最新消息稱，廣州南沙的一家港資紙品廠於12月已經關停。倒閉的港企較為集中在印刷和包裝行業。

### 印刷包裝行業 倒閉重災區

老牌港資印刷包裝企業興年國際印刷在今年5月上旬宣告結業。興年印刷坦承，終止運營的原因是經濟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。據興年國際其中一名供應商透露，興年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，公司業務銷售銳減，利潤大幅下滑。「公司掙扎了兩年，又遇到如此百年一遇的疫情，老闆見好就收，趁公司財政還好，與一眾員工好聚好散。」

「雖說海外訂單因疫情而減少，但買家是不變的，行業的需求始終存在。」印刷行業巨頭、香港力嘉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馬餘雄認為，這次疫情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，印刷行業的港企之所以倒閉，主因仍是行業投入成本大、行業競爭激烈導致的經營問題。

力嘉國際已成立50年，馬餘雄見過不少風浪。「印刷行業是設備投入大、大批量生產的典型行業，與服裝等行業對比，投資極大。」他說，因為設備價格昂貴，行內人常自嘲是「為機器打工」。疫情之下海外市場萎縮，部分企業為了爭訂單而低價競爭，高成本投入而低利潤回報，導致最終反噬自身。「無論是印刷包裝還是其他行業，需要經營策略上不斷創新。除了海外市場外，還要積極開拓更多元的市場。」

## 今年來部分珠三角港企停工、結業事件一覽

- 1月 14 港企東莞中編印務宣布，由於公司經營不善，導致欠薪嚴重，公司已無力再繼續經營，不得不宣布破產清盤
- 2月下旬 港資佛山財神酒店宣告暫停營運，並逐步解僱合共250名僱員，佔該酒店員工總數約90%
- 3月 18 港企泛達玩具因外貿訂單取消導致業務量驟減，資金鏈斷裂，突然宣布結業
- 3月 21 為美國腕錶品牌Fossil代工的東莞精度表業有限公司公告，主動勸退員工，並全廠放假至少3個月，波及至少600名員工
- 4月 港企銀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宣告結業
- 5月 6 港企興年國際印刷有限公司宣布結業（公司最終於9月30日正式結業）

盧靜怡整理；資料來源：網上公開資料



▲已經結業的港資企業東莞銀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廠房俯瞰圖 受訪者供圖

## 夫妻揮別半生心血 歸家只剩行李兩箱

工廠關閉那天，窗外的陽光暉暉而刺眼。61歲的港商廖麗芬和丈夫在廠房展示廳的獎項前站了很久，為廠房經營30多年來，為自主研发的專利、獲獎的設計等獎項榮耀一一拍照。隨後，又走入研發室，將一些尚未開展便已經夭折的研發產品，一件一件地裝入行李箱。材料、工具、設計圖紙，足足裝滿兩大箱行李。箱子滾輪在水泥地面上發出「隆隆」的聲音，讓廖麗芬想起第一次拉着行李到東莞看廠的情形。

「當初為選址在珠三角考察了很久，發現這裏廠房開闊，門前有一條公路，兩邊整齊地種着樹，朝氣蓬勃。」廖麗芬一眼看中位於東莞市長安鎮的廠房，開始北上設廠大展拳腳。90年代，「香港製造」的招牌在珠三角一立，很快就能吸引大批客戶慕名而來，銀江新材料公司當時的業務可謂火爆。「大家都認可『港商出品、必屬佳品』。當時不僅是海外客戶，很多內地廠商都排着隊來買配件。」

「我們起初是做貼牌加工，後期開發了自己品牌，拿了很多獨家專利。」她和先生二人常埋首研發，最自豪的事是看到自己的專利發明貼滿展廳。「做老闆是沒有假期的，雖然很忙，但做得好開心。」她還記得，當時每個月平均2000萬元人民幣訂單，工廠最高峰時員工近千人。廠房門前有一大塊空地，總是停滿了貨車和公司管理層的私家車。「總之人又多，車又多，熱熱鬧鬧。」

如今廠房門前的空地，稀稀落落停着數輛貨車。離開那天，大門前紅紅火火的春聯已經有些褪色，廖麗芬和丈夫沒有停在工廠門前留影。汽車引擎發動，他們漸漸消失在一片灰色之中。30年的心血經營，最後只剩下車尾箱裏的那兩大件行李。



▲印刷行業巨頭、香港力嘉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馬餘雄



▲香港力嘉國際集團的智能化生產車間

## 後繼無人 創始人關廠退休

今年國慶黃金周前夕，老牌港企興年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正式光榮結業後，不少員工、供應商和業內人士都十分不捨。一名熟悉興年印刷的人士透露，該港企董事長已年逾90歲，而二代不願意接班，因此才在疫情期間關停。供應商也透露，該公司香港老闆由於家族無人繼承衣鉢，早在10年前就有收山之意。東莞市外商協會曾在2019年一份調研顯示，受訪港澳企業在東莞投資的平均時間為17年，港澳「廠一代」從年齡結構上多屬於中老年。疫情期間，在外銷受困的情況下，部分港企因後繼無人，而選擇結業。

「就是到了我們這個年紀，如果沒有人願意接班，就只能『燒炮仗』，關門大吉。」今年71歲的香港力嘉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馬餘雄告訴記者，港商都對自己一手打造出來的企業有情意結，不希望招牌

做壞。「有時如果找不到合適的接班人，就寧願『光榮結業』，保留良好的聲譽。」

記者了解到，第一代香港廠商年齡普遍接近退休，為此接班人問題近年來一直是珠三角港商的焦點。從傳統產業起家的港商溫小燕告訴記者，她的子女其中一名留在內地，而另一位則寧願在香港打工，也不願意到珠三角接班。

沒有合適繼任者，讓扎根內地30年的港商廖麗芬少了留守的動力。她坦言，自己和先生在東莞打拚30多年，並沒有兒女，為此將廠房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。「既然都沒有人接班，我和先生年紀也大了，遇到疫情訂單也沒有了，不如就地解散。」廖麗芬把投資巨資購入的設備，散給自己的得力夥計。「我把機器留給他們，他們帶回湖南、江西等老家進行生產。以後如果我們在香港接到訂單，也可以委託給他們生產，尚算留得一絲火苗。」

## 租金漲不停 唯有大廠搬細廠

「挑戰不斷」 疫情之下，珠三角部分港商選擇收縮規模過冬。一項調查顯示，14.89%港商選擇縮減內地廠房經營規模，6.38%選擇遷移內地廠房或部分生產線至其他地方。港資企業嘉米敦嬰兒護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國明告訴記者，因為廠房租金漲價，生產成本陡然提高，而決定由大廠搬細廠，同時將公司地址從東莞搬遷到江門。

今年2月，記者到訪嘉米敦東莞廠房時，李國明和太太正打算搬遷。當時廠房開工率尚不足，原材料堆滿倉庫。在董事長辦公室裏，一塊白板上寫着工廠的搬遷時間表。那時他們眼前最緊急的是生產原料不足，無法滿足客戶訂單。年底時，李國明公司的設備、材料都已搬到新地址，仍然在東莞保留銷售中心。「目前江門的新廠房是產能已經恢復到原廠的水平。廠房租金成本比東莞省了不少，人工成本也更低，但在物流、物料供應、產業鏈配套方面的成本也在增加，目前總體經營成本是否有所降低，仍未能計算出來。」

從車音響及五金生產的港商黎兆深，也因為廠房地租問題而縮減生產規模。他帶記者看位於

深圳的兩家廠房，先從其五金廠門口出發，走過一條水泥路面，繞過雜草叢，才抵達其另一個廠房。「原先這兩個廠房是在一個地方，後來因為市政規劃的緣故，穿過的公路將廠房一分为二。」他介紹說，原來在東莞有一個廠房，早年因為土地徵收等問題而提前結業。「最後只剩下深圳的廠房。」不過，最近深圳市地鐵規劃正好又涉及到廠房所在片區。「現在真是去向不明。」他苦笑道。

「如果早年北上投資時沒有儲備土地，那麼遇到疫情或者其他風浪時，港企就只能離開。」虎門港商陳燦祺感慨，港商早年到珠三角投資設廠，不少人都會買下土地建設廠房。「地皮一直在升值，遇到經營危機時，有時需要賣地才能立足。」他坦言，珠三角近年發展日新月異，租金越升越貴，二手房東也會加租金。「生意多好做，也不夠地皮升值快，靠貿易也賺不了多少錢。」



▲港商黎兆深在京兆五金製品車間裏察看生產出來的零部件